

略谈王冰注释《素问》的功绩

吴仕骥

《黄帝内经素问》是祖国医学的典籍之一，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，其言质奥，其义弘深。又因年湮代远，辗转抄刻，文字讹误，时有所见。所以对《素问》的整理研究代不乏人。唐·王冰历时十二年，编次注释《素问》，使“三皇遗文，烂然可观”。前人曾赞誉王冰“依经注解，理入化机，发明奥理，羽翼圣经”。（清·莫熺《医门约理》）现仅就王冰注释《素问》的功绩与贡献简述如下：

一、运用训诂，疏通经义

《素问》文简意博，理奥趣深，王冰曰：“假若天机迅发，妙识玄通，藏谋虽属乎生知，标格亦资于诂训，未尝有行不由径，出不由户者也。”（见《素问》王序）这说明阅读《素问》，训诂是斯须不可或离的。显然，注释《素问》尤当如此。孔颖达曰：“诂者，古也，古今异言，通之使人知也。训者，道也，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”。（《毛诗·周南·关雎诂训传疏》）所以“释古今之异言，通方俗之殊语”（《尔雅》释诂第一、郭璞注）是训诂的任务。王冰在注释《素问》时，为避免古事今说，注意到运用训诂的手段疏通经义，使义理昭然透彻。现举例说明。

1、释通假

《生气通天论》：“高粱之变”，王冰注：“高、膏也。梁，粱也。”高粱借为膏粱，即指肥美厚味。《晋语》书注：“膏，肉之肥者。粱，食精者”。

《宜法方异论》：“其民嗜酸而食胙”，可解作“浮肿（见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）《甲乙经》“胙作臊”，但王冰在此注释为：“言其所食不芬香。”因“胙”与“腐”同声相假，《广雅·释器》：“腐，臭也。”

所以王冰注释是正确的。

2、解字词

《生气通天论》：“大筋纒短”。《说立·糸部》：“纒，衣威也。”威即蹙字，《诗·小雅·南山》：“蹙蹙靡所聘。”郑笺，蹙缩小之貌。蹙与缩，古亦同声。又《广雅·释诂三》：“纒，缩也。”可见王冰注：“纒，缩也。”是确切的。

《生气通天论》：“脉筋沮弛。”王冰注：“弛，缓也。”《刺要论》：“肝动则春病热而筋弛。”王冰注：“弛，犹纵缓也。”弛即弛字。《说文·弓部》：“弛，弓解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引申为懈废之称。”《礼记·杂记下》郑疏：“弛，谓落弦。”弛皆以弓喻，非常形象，又《广雅·释诂二》：“弛，缓也”。说明王冰注解弛字的意义是以古训为依据的。

《阴阳别论》，“三阳在头。”王冰注：“头，谓迎人。”此处头指颈言。为什么？段玉裁曰：“假头为脰，皆以异物同音相假借。”《左氏襄公十八年传》杜注：“脰颈也。”“三阳在头”是欲诊三阳虚实，可察颈部的人迎。王冰注释符合古文用字规律。

《宜法方异论》：“砭石”，王冰注：砭石，谓以石为针也。《山海经》曰：“高氏之山，有石如玉，可以为针，则砭石也。”其解释确凿，并引据说明，故曾被段玉裁注《说文》时选用。

《诊要经终论》：“戴眼”是中医独具的词汇。王冰曰：“谓睛不转而仰视也。”后人皆仍此说。

由是观之，只有准确的训解字词的含义，才能更好地理解经文的本义。

3、明医理

《素问》是中医的典籍，它的字、词、句往往有其独特的内容与涵义，而有些又是前人未曾训解过的。所以王冰在注释中力求诠释阐发医理。他既尊重故训，又不囿于故训，注意分析具体的语言环境。因文定义，使文理服从医理。

《素问》中有四时脉象如规、矩、权、衡之文。王冰是这样注释的：“春应中规，言阳气柔软。夏应中矩，言阳气强盛。秋应中衡言阴升阳降气有高下，冬应中权，言阳气居下也。”（《阴阳应象大论》）“春脉软弱，轻虚而滑，如规之象，中外皆然，故以春应中规，夏脉洪大，兼之滑数，如矩之象，可正平之。故以夏应中矩；秋脉浮毛，轻涩而散，如称衡之象，高下必平，故以秋应中衡；兼沉而滑，如称权之象，下远于衡，故以冬应中权也”。（《脉要精微论》）。通过学习王冰注文，使我们对阳气升降天人相应之理及人的脉象变化了了于心中。

《五藏生成篇》：“赤脉之至也 喘而坚”。王冰注：“喘，谓脉至如卒喘状也。”这一注解，一是说明“喘”指脉而不是“症”二是说明了喘脉的脉形，尤以“卒喘”形容其脉的势态。它是数急且有躁动不安之象。这对后世只注重脉形而忽略脉势的学者有一定的启发。

《阴阳类论》：“少阳之病也，专阴则死。”王冰注：“专，独也。言其独有阴气而无阳气，则死。”《解情微论》：“心者，五藏之专精也。”王冰注：“专，任也。言五藏精气，任心之所使以为神明之府，是故能焉。”同一“专”字，训解不同，这说明王冰是根据不同的语言环境，因文定义，作出恰当的解释，使医理豁然贯通。

4、校文字

校勘有助于训诂。王冰针对《素问》“三坟之经，俗久沦坠，人少披习，字多传写误。”在注释中也做了一些文字的校勘。如

《三部九候论》：“手指及手外踝上五指留针”王冰曰：“错简文也”。《玉机真藏论》：“帝曰：春脉太过与不及，其病皆何如？岐伯曰：太过则令人善忘……。”王冰曰：“忘当为怒，字之误也。《灵枢经》曰：肝气实则怒”林亿亦认为作“怒”为是。《长刺节论》“刺两髀髂季肋肋间。”王冰曰：“髂，一为髀字，形相近之误也。”

《六节 藏象论》：“不分邪僻内 生工不能禁”王冰注：“以上十字文义不伦，应古人错简次后工治下，乃其义也。今朱书之。”

王冰对《素问》的注释训解，被后人所深予重视。例如清·阮元撰集的《经籍纂诂》就采用了他的1000余条注文，应当着重指出：该书纂用的医学书籍，只此王冰注一家，可见王冰注释《素问》的大部分文字，是经到起小学家的考核与推敲的。其所纂用的或为医学术语的诠释，或为解剖部位的注释，或为针具与穴位的说明，或为症状的描述，或为生理病理的阐发等。从医学角度补充了其他古籍训诂内容的不足，为人们研究古典文献，提供了新的资料，王冰利用训诂手段注释《素问》，是将训诂学引进医学科学领域，使之成为研究祖国医学文献的利器。为使训诂学摆脱“经学附庸”作出了贡献，其意义超出了医学范畴。同时，也为后人整理研究中医古籍提供了典范。

二、发微析疑，弘扬经旨

《内经》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渊源。《素问》王冰注则对其学术思想和理论原则，排抉隐奥多有发挥，对弘扬经旨作出了贡献。其中多处论述极为精辟，现摘数则略示之。

在《四气调神大论》注文中，王冰曰：“阳气根于阴，阴气根于阳，无阴则阳无以生，无阳则阴无以化，全阴则阳气不极。全阳则阴气不穷。”这是对阴阳互根关系的精当论述。说明了阴阳双方有着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，否则，就不能生化和滋长。摄生须知此，治疗也当遵循这一原则。

王冰指出：“大寒而甚，热之不生，是无火也；热来复去，昼见夜状，夜发昼止，时节而动，是无火也，当助其心。又如大热而甚，寒之不生，是无水也；热动复止，倏忽往来，时动时止，是无水也当助其肾。内格呕逆，食不得入，是有火也。病呕而吐，食久反出，是无火也……”论述了寒热水火病机变化的实质，告诫我们要从纷繁复杂的症状和变化多端的病机中，抓住本质，临证时方能有的放矢。

王冰提出的“益火之源，以消阴翳，壮水之主，以制阳光。”著名治则，开后世滋阴真阳壮元阳治法的先河，并为肾命水火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。

在《至真要大论》中，王冰举出了“疏启其中，峻补于下”的“塞因塞用”。和“大热内结，注泄不止，以寒下之，结散利止。”“大热凝内，（按热当作寒）久利溇泄，以热下之，寒去利止。”的“通因通用”治法运用范例，言简意明，足以启迪后人。

王冰又是传运气之学的第一人。论述运气学说的七篇大论，是《素问》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至于其成书的时代姑且不论，但七篇大论的首注者为王冰，这是不可辨驳的实事。从王冰的注文，不但令学者更明晰自然界气候变化周期和人体发病的关系，而且也可窥测到他为此而进行实际考察的足迹。王冰曰：“尝试观之，高山多雪，平川多雨，高山多寒，平川多热，则高下寒热可微见矣”“以中分校之，自开封至汧源，气候正与历候同，以东行校之。自开封至沧海，每一百里，秋气至晚一日，春气发早一日。西行校之，自汧源县西至蕃界磧石以其南向及西北东南者，每四十里，春气发晚一日，秋气至早一日，北向及东北西南者，每一十五里春气发晚一日，秋气至早一日。南行校之……。”（《五常政大论》注文）于此足证王冰严谨的治学态度。他对整理阐述运气

学说付出了艰辛的劳动，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。

三、广征博引，汇存文献

《素问》不仅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，并结合古代哲学及当时的自然科学，成为独具特色的祖国医学奠基之作。王冰在注释时广征博引古代文献，相为映照，或解说医理，或核定经穴，或对某些学科交叉渗透所反映的共性问题进行阐发，他曾引用了以下文献：《老子》、《广成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真诰》、《易经》、《易义》、《易·系辞》、《尚书》、《阴阳书》、《历忌》、《道经义》、《曲礼》、《礼记·月令》、《礼义》、《律书》、《汉·律历志》、《乐记》、《算书》、《八素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尔雅》、《灵枢经》、《针经》、《脉法》、《本草经》、《正理论》、《八十一难经》、《中诰》、《内经明堂》、《甲乙经》、《真骨》、《三备经》、《遁甲经》、《阴阳法》、《太上立言》、《白虎通》、《正理观化药集商较服饵》等。

王冰运用这些资料注释《素问》，对资料的取舍剪裁，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，从客观上为我们保存了一部分古代文献，对后人进行学术研究也有裨益。如王冰注《六节藏象论》“九野为九藏”引《尔雅》曰：邑外为郊，郊外为甸，甸外为牧，牧外为林，林外为坳，坳外为野。”新校正云：“按今《尔雅》云：“邑外谓之郊，郊外谓之牧，牧外谓之野，野外谓之林，林外谓之坳。”与王氏所引有异。”经郝懿行考校认为，王冰所引为《尔雅》别本。王冰注文中多次引用的《针经》与《灵枢经》，可见彼时二书是并存的。《调经论》王冰引《针经》曰：经脉为里，支而横者为络，络之别者为孙络，新校正云：“详此注引《针经》曰与《三部九候论》注两引之，在彼云《灵枢》而此曰《针经》，则王氏之意，指《灵枢》为《针经》也。按今《素问》注引《针经》者

九十年间五运太过之纪的气候研究

孙外主

“五运三纪”是指五运的太过、不及和平气而言。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称之为“三气之纪”。它是运气学说的最基本内容。《素问·天元纪大论》说：“甲己之岁，土运统之；乙庚之岁，金运统之；丙辛之岁，水运统之；丁壬之岁，木运统之；戊癸之岁火运统之。”阐明了五运周期的基本规律。

五运“太过”，是气运亢盛，超于常度其标志因五运不同，各有天象、气象、物象及人体病象特征。《素问》七篇大论中有形象和具体的说明。

本文以《素问》五运太过之纪的气象和自然景观与现代气候资料加以对照，探讨五运太过的气候要素。希望对阐明“五运三

纪”的本质，有一定意义。

文中所引记录数值及平均值（除五运各纪平均值一项）均摘自天津市气象局编印的《天津气候资料1891—1980》（内部资料）为便于检阅查对，附表将各运所主的干支纪年，均置算为公元年度，不再一一说明。表中记有“—”符号者，为原资料数值缺失。

一、火运太过与水运太过

（一）火运太过

《素问》：“岁火太过，炎暑流行”（《气交变大论》）；“炎暑施化，物得以昌”；“其气高”；“其令鸣显”“其德喧暑郁蒸其变炎烈沸腾”（《五常政大论》）

干支纪年：戊辰 戊寅 戊子 戊戌
戊申 戊午

多《灵枢》之文但以《灵枢》今不全，故未得尽知也我们可以利用王冰的引文寻绎两书的异同，为整理研究《灵枢》提供线索。

《血气形志篇》：“欲知背俞，先度其两隅间，中折之，更以他草度去半已，即以两隅相柱之，乃举以度其背，令其一隅居上，齐脊大椎，两隅在下，当其下隅者，肺之俞也。复下一度，心之俞也。复下一度，左角肝之俞也，右角脾之俞。复下一度，肾之俞也。是谓五藏之俞，灸刺之度也。王冰注：“《灵经》及《中诰》咸云：肺俞在三椎之傍，心俞在五椎之傍，肝俞在九椎之傍，脾俞在十一椎之傍，肾俞在十四椎之傍。寻此经草量之法，则台度之人，其初度两隅之下约当肺俞，再度两隅之下约当心俞，三度两隅之下约当七椎，七椎之傍乃鬲俞之位，此经云左角肝之俞。右角脾之俞。

九椎之傍乃肝俞也，经云肾俞，未究其源，”王冰对《素问》背俞之骨度，似有质疑。当然其中《素问》可能有误或是古人另一学派之说，通过王冰的提示，我们对此可通过实践加以厘定。

《腹中论》四乌鲂骨一鹿茸丸，王冰注：古“《本草经》乌鲂鱼骨味咸冷平无毒，”检今本《神农本草经》（孙星衍校本）载乌鲂鱼骨味咸微温。据此，我们可对乌鲂鱼骨的药性进行验证。由于年湮代远，古代文献大量亡佚。但王冰去古未远，我们则可通过他所征引的文献辑佚古书，这也是十分难得的极有价值的资料。

当然，王冰的注释绝不是“白璧无瑕”，其中虽有疏于训诂注解未当之处，但其成就则是世所公认的。所以对《素问》王冰注的研究仍是一个重要课题。

以上是笔者读书之一得，伫望斧正。